

中國「蝴蝶夫人」

易曼君

文／朱恩伶
圖／簡扶育



我國抒情女高音易曼君在義大利奮鬥十四年後，帶回來相當可觀的成績。她在多項著名的國際聲樂大賽中名列前茅，並在義大利歌劇界展露頭角，成為忙碌的職業演唱家。她演出過五十多場浦契尼的名歌劇「蝴蝶夫人」，西方樂壇對這位中國的「蝴蝶夫人」細膩的演技、獨特的唱腔與詮釋，評價極高，讚譽她演活了「蝴蝶夫人」。

十四年前，易曼君懷著母親的心願、父親的期望到歌唱王國義大利進修時還是一個少女，如今回來，她已經是一位成熟、獨立、有主見的女性，她的啟蒙老師申學庸說：「曼君的人成熟了，演唱技巧也成熟了。」

二月二十八日，在母親逝世三周年紀念前夕，易曼君在國父紀念館舉行了首次個人獨唱會，完成了母親生前的心願：「一個女孩子最美的時刻是當她站在台上，全心陶醉在美妙的音樂中，口中流轉出夜鶯般甜美的歌聲，那股忘我的神情最能表現女孩子的美感，也最有自我的味道。」她選了十六世紀義大利作曲家加里西米的神劇「所羅門的智慧」中的「母親之歌」做為演唱會的開場，又以母親生前最喜愛的旗袍為當晚的禮服，還特地選了白色，表示她對母親的追思。曼君和母親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這齣劇講的是聖經中很有名的故事：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都聲稱是孩子的生母，所羅門王假意要把孩子分為兩半，給一人一半，其中一位婦人不忍心願意放棄，所羅門王因而知道她才是孩子真正的母親。

餘音繞梁三日

當晚的曲目對義大利歌劇的發展做了一個有系統的概略介紹，依照年代，從十六世紀的宗教劇到近代的名歌劇選曲，囊括了羅西尼、唐尼才弟、白利尼、威爾第、浦契尼等幾位大師的代表作，也充分表現了易曼君在聲樂上的造

聲樂教授申學庸認為，易曼君的音色豐美自然，高低音運行貫通紮實，情感收放自如，藝術造詣深厚，尤其是安可曲浦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中的詠嘆調「美好的一日」更令人激氣迴腸，餘音繞梁三日。

易曼君在義大利一待就是十四年，很多人問她為何不回來，她開朗地說：「回來只要坐十七個小時的飛機，但是總要有成績，回來才有交待。否則，只能回來度度假，但是說一句老實話，我在國外這麼多年，根本沒有時間度假。」

「在國外要真正學到東西，一年只是走馬看花，兩年才有方向，至於要有系統地學習人家的正統音樂概念，五年才有一個苗頭。出了學校以後，還有比賽、演出。對我來說，十四年很快就過去，一直到現在我都不覺得學習的過程很長，總覺得學得還不夠。」

出國前父母親勉勵她，既然唱的是外國歌劇，要出人頭地，不要只跟中國人比，要有勇氣跟外國人比，「跟外國人比出一個名堂後就可以回來。」

易曼君不負父母的期望，帶回來相當可觀的成績，在多項國際聲樂大賽中名列前茅，為職業演唱生涯打下基礎，到過義大利、西班牙、德國、巴西等地演出歌劇，合同不

2



1

斷。下面就是她這些年來奮鬥出來的成績：
一九七六年，她在美國作曲家梅諾地專為歐、美二洲青年音樂家所創的史波列多音樂節的聲樂比賽中名列前茅，獲得演出莫札特歌劇「開羅之鴉」的機會。

一九七七年，她在西耶那市紀念男中音巴斯提阿尼的國際聲樂比賽中得到第二名。同年在史波列多的新歌劇院演出浦契尼名劇「蝴蝶夫人」，任第一女主角「蝴蝶夫人」。

翌年，又在同地演出浦契尼的歌劇「波西米亞人」。

一九七八年，她在布瑟托舉行的威爾第聲樂大賽中，自二十三國七十二位優秀歌手中脫穎而出，榮獲銀牌。

一九七九年，在波隆那的波加第聲樂大賽中贏得金牌。

此後，她邁向職業演唱的生輝，她所飾演的「蝴蝶夫人」經常在羅馬、維薩那等義大利各大小城市的歌劇院上演，芳踪遠至德國、西班牙。

一九七八年在名指揮祖賓·梅塔（現任紐約愛樂交響樂團音樂總監）的指揮下，她和多位國際名家合作演出華格納樂劇「萊茵的黃金」。也在義大利最好的樂團聖塔·西奇里亞交響樂團的邀請下演出「修羅曼」、「齊格飛」、「諸神的黃昏」等樂劇，及舒曼的「安魂彌撒」。

前年她在巴西聖保羅演唱浦契尼的「托斯卡」，在法國尼斯演唱威爾第的「奧泰羅」。

去年在西班牙演唱「蝴蝶夫人」。今年她已經簽訂了「蝴蝶夫人」、「奧泰羅」、「杜蘭朵公主」等劇的合同，還有多場獨唱會，行程已經排到明年。

來之不易的聲樂路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易曼君在新竹出生，排行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後來全家搬到新店，她的童年就在這裏度過。陝西籍的父親易紀生先生克勤克儉，凡事喜歡自己動手做，這個生活態度影響了長女曼君，從家事到粗活，她樣樣在行。「爸爸有著北方人的硬脾氣，以女當子。」易曼君回憶道：「我記得小時候我和爸爸一起造過房子，挑過水，拌水泥，當木工、水泥工，什麼活都做過。」

「六〇年代初期，台灣的經濟尚未起飛，易家還在使用井水，她在小小年紀就負起挑井水的責任。有一年全省流行養雞熱潮，曼君和父親合力蓋了兩層高、足以容納四百隻雞的雞舍，而養雞、清掃雞舍的責任就落在她身上。」

「阿儂從小就很能幹，」儂妹是她的原名，後來才改為曼君，父親習慣喊她阿儂：「我曉得她的菜做得很好，力氣也很大，不比男孩子差，卻一直不知道她會唱歌。」易

先生說自己是個固執保守的人，又不擅聲樂，阿儂在學校拿了好幾年歌唱比賽冠軍，家人怕他不高興，從來不敢告訴他。

易太太黃偉女士卻深愛古典音樂，早年在大陸唸教會學校，常在唱詩班中擔任女高音獨唱，她非常希望三個女兒中能有一位朝聲樂發展，完成她未了的心願，從小就培養她們對音樂的興趣。曼君幸運地得到母親的遺傳，有著抒情女高音甜美的音色，歌唱得很好。

高一那年，她得到台北縣社會組聲樂比賽冠軍，奉派代表台北縣參加在彰化舉行的全國音樂比賽，文山中華校長出面徵求易先生同意，他才知道自己的長女原來別有專長。當他知道正統聲樂也是一條值得發展的路，而女兒又有這方面的天賦時，他反而成為女兒走上聲樂之路的一股支持的力量，從那個時候起，他請好友王大空為女兒介紹聲樂老師林寬，讓她改考藝術專音樂科，後來還送她去義大利進修。

易家做事有一股堅持到底的精神，不做則已，一旦下定決心，絕不半途而廢。曼君對聲樂也有這樣的態度：「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得盡善盡美。」何況學聲樂對她來說得來不易，自然全力以赴。

她憑著實力以最高成績通過全國音樂比賽的初賽，卻在決賽前夕才發現，因為通知的錯誤，練錯了指定曲，她準備的「上山」是男子組的指定曲，女子組應該是「偶然」，她卻從來沒唱過。面對這突來的意外，她不知所措地哭了，母親當下決定，那就放棄好了。他們連夜收拾行李準備北返，買好火車票後，才想到應該打電話告訴林寬老師，林老師決定在電話中教她。「當時林老師家的電話在二樓，鋼琴和樂譜在一樓，」易伯伯回憶當時的情形：「他一急從二樓滾到一樓，阿儂在電話中都聽到了。」但是林老師仍然在電話中一句一句帶著曼君把「偶然」唱會了。第二天她就這樣上台。

「比賽中途曼君被閃光燈突如其來的響聲和閃光嚇了一跳，唱了一半就停下來，」當時為曼君伴奏的李卿雲老師說：「評審認為不是她的錯，讓她休息了一分鐘，又重新唱過。」她還是得了名。

自從父親同意讓她學聲樂以後，曼君每天清晨五點半就起身，帶著一根木棍上山去練聲，山上草長，木棍是拿來打長蟲的。「說也奇怪，每次阿儂去練聲，都有一只母猴帶著小猴來遊玩，」易伯伯說：「阿儂練完，牠們也跟著離開。人猴相安無事，情同好友。」

- ① 易曼君認為陶韻在音樂中的感覺非常美妙。
- ② 她說，西洋美聲唱法使用腔音，忌諱喉音，中文有許多喉音字，較難處理。但是她仍在演唱會中表演了三首中國藝術歌曲。
- ③ 此次回國，她都在當年藝術專同學聚會一家裏練唱。蔡先生留學日本、德國，主修鋼琴，目前在國立藝術學院、藝專、文化大學任教。



考藝專前一個月，曼君又跟目前金華國中的音樂老師李卿雲惡補樂理，當時李老師還是師大音樂系的學生，他們都跟林寬學聲樂。這次曼君回國，在陝西同鄉會歡迎會上和電台訪問中，李老師又再度為曼君伴奏，「曼君向來都把歌曲表現得淋漓盡致，替她伴奏一直是很舒服的經驗。闊別十四年，她的造詣更是大為精進。」

藝專二年級時，母親的好友于斌福機主教聽到她的歌聲，決定幫助她去義大利進修。于福機為她在羅馬找到一家修道院，吃住都免費。曼君就這樣隨著「于爺爺」去了羅

馬。「不久，苔麗也來了，」曼君說：「我們在同一家修道院中當了兩年室友。」朱苔麗和易曼君年紀相若，如今都是職業演唱家了。

她在羅馬國立音樂院研究班讀了四年，又回普通班唸了兩年，然後開始參加國際聲樂比賽與歌劇演出，就這樣走上職業演唱的生涯。

演活了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是浦契尼的名歌劇，也是易曼君至今唱得次數最多的一齣。她演出「蝴蝶夫人」五十多次以來，每次都得到十次以上的「安可」。她對蝴蝶夫人的獨特詮釋很得歐洲人的讚賞，已經成為她的招牌好戲。「一直到現在，打動歐洲人的心的技巧，不是把一個音拉得很長，表示演唱者中氣十足，他們要的是能夠撫摸心靈的聲音，那種聲音中柔美的感覺。剛中有柔，這是他們認為我處理得很好的地方。」在聲樂上，唱大聲很容易，輕聲才是表現功力的部分。易曼君在「蝴蝶夫人」中充分發揮了她在輕聲上的技巧，許多樂句以最輕的聲音去處理。在她身上，觀眾看到了一位更細膩、更含蓄、更有東方味的活生生的蝴蝶夫人。

西洋歌劇的劇情對多數歐洲觀眾來說都是耳熟能詳，他們三番兩次去聽同一齣歌劇，不是為了看劇情，結局他們都很清楚，他們是來看演唱者是不是能透過音樂，把他們帶回劇情發生的時代與環境，讓他們重新經歷一次劇中人的感受。

「蝴蝶夫人」是一齣唯美的愛情故事，敘述美國海軍軍官品格頓上尉在日本長崎娶了一位年輕的藝妓蝴蝶夫人。他是一時感情衝動，不顧駐地領事的勸阻，貿然結婚。她卻是深情永鑄，為了他叛離神廟，離開家庭，再也沒有回頭之餘地。婚後品格頓奉召回國，留下蝴蝶夫人。她為他生下一個兒子，朝朝暮暮在盼望丈夫歸來。幾年後，品格頓回來了，只是身邊多了一位白皮膚的品格頓夫人。蝴蝶夫人在希望破滅之後，把孩子交給品格頓，絕望地拔刀自盡。

觀眾一開始就知道結局是絕望的，但是成功的「蝴蝶夫人」可以讓觀眾在第一幕中和她一起感受十五歲新娘的喜悅，在第二幕中嘗到夜夜企盼良人的思念之情，到第三幕終至絕望而死。

「我在演蝴蝶夫人的時候，」易曼君說：「總是忘了自己，覺得自己就是蝴蝶夫人，同時讓每一位觀眾覺得他們

也是蝴蝶夫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每次演出，她總要求自己讓觀眾從頭到尾都與蝴蝶夫人一起度過。「演唱者必須先愛他的觀眾，與他們的心靈貫通，然後才能透過歌聲、表情、手勢的傳達，讓觀眾跟著她一起走入那個角色的靈魂深處。」

不卑不亢的骨氣

如今她唱一場「蝴蝶夫人」，有四萬美金的收入，求學期間，她連米都吃不起，因為學音樂很花錢，私人老師的學費更貴。在義大利頭兩年吃住都在修道院，原本無需操心，她仍然想辦法賺零用錢，減輕家裏的負擔。她做過臨時保姆，替人看小孩，也在餐館洗過盤子，還當過電影的臨時演員。存了些本錢，她就買手工藝品去商展賣，有時也趕在附近小城的聖日去擺地攤。將本求利後，再用這些錢去上私人老師的聲樂課。

第三年，修道院改組，不能再免費借住，正好二妹也赴

義學醫，就一起在外租房子。爲了節省開支，她們吃了一整年又黑又小的狗米，因為價錢比米便宜三、四倍；吃不起肉的時候，就去要歐洲人不吃的雞腳、雞脖子回來做湯味，說是給小狗吃的。由於經濟拮据，他們儘量不跟別人來往，因爲請不起客，也儘量回絕他人的邀請。這些在當時不足爲外人道的瑣事，如今回想起來，卻特別難忘。

雖然學的是西洋歌劇，又在義大利住了十四年，對西洋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易曼君的內心仍然保持著百分之百的中國氣質。在舞台上，她比洋人更西方，下了舞台，她卻是絕對的東方，並未西化。「假如這東西是屬於我的，我希望它乾乾淨淨，永遠屬於我。」

這股脾氣，讓她有足夠的勇氣去維護一位東方女子的尊嚴。在餐館洗盤子賺學費時，曾有一位義大利服務生想對她非禮，她義正辭嚴地拒絕他，那位男服務生仍然毛手毛腳，她在忍無可忍的自衛情形下，當頭賞了他一個盤子。一九七八年，她去威爾第的出生地布瑟托參加國際聲樂

大賽，與賽的有二十三國七十六位代表，許多代表都有經紀人陪著一起來，獨立慣了的易曼君卻是孤孤單單一個人提著簡單的行李就去了。

那次比賽有一個特色，在會場懸掛入選的代表的國旗。初賽結果揭曉前夕，主辦單位問她代表那一國，「中華民國」是她的答覆。當時我國與義大利沒有邦交，要找我們的國旗很困難，就是開車到我國駐教廷大使館借，也要五、六個小時車程。他們問她可不可以請大使館送來，她說：「這要你們自己去問。你們既然舉辦國際性的大賽，就要有能力找到各國的國旗。」

她想經過這次不算正式，也不算非正式的衝突後，一定沒有希望入選了，他們大可以不選她，何必連夜開車去教廷大使館借國旗呢！

翌晨，她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去看結果，一走到比賽的廣場前，竟看到自己的國旗赫然飄揚在依名次排下來的各國國旗之中，而且排在第二位。「當時心裏面好激動，」她回憶道：「那種感覺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很偉大的事情，以一己之力撐住這面國旗，讓它飄揚在那麼多國旗之中，在我眼裏，它是二十三國中最漂亮的一面國旗。」

難道妳沒有第一次？

她不卑不亢的處世態度也使她得到尼斯卡歌劇院八十六歲女導演瑪格麗特·瑪爾達的賞賜。一九八二年她應邀到尼斯卡演唱「奧泰羅」，所有演出者都是知名歌劇家，有上百次演出「奧泰羅」的經驗，只有她一個人是生手，而第一次排演距正式演出只有六天。

瑪爾達對她說：「我無法在六天中和第一次演出「奧泰羅」的人溝通。」曼君回答她：「難道妳沒有第一次嗎？」瑪爾達十分賞識她的態度，從此和她成爲最好的朋友。

後來她們又合作「蝴蝶夫人」，瑪爾達要求她的動作必須像日本畫中的女郎那般輕慢高貴，但是曼君另有自己的主見，瑪爾達尊重她的詮釋，結果曼君以絕佳的演技和獨特的唱腔演活了這位癡情的藝妓。那場演出的錄影帶後來被用來代表尼斯卡歌劇院的成就。

瑪爾達年輕時原是歐洲著名的芭蕾舞家，後來在一次意外中摔斷腿才改行做歌劇導演，她雖然行動不便，但有四位助理代勞。她曾經把自己的一生寫成一本回憶錄「涼台外的天空」，她送了一本給易曼君，在上面題了這樣的話：「給依莎貝·珍提蕾（易曼君的藝名）：妳的演出每次都這麼純真美好，我由衷地敬仰妳。」



右頁：易曼君的劇裝扮相非常秀麗，這是在浦契尼的「波西米亞人」歌劇中扮演女主角「咪咪」的劇照。



成名以來，易曼君更愛惜自己，堅守一個原則：只唱適合自己的角色。「我的演唱生涯中，常常說『不要』，很少說『要』。」她深知自己的技巧在那些歌劇可以發揮得最細膩，全部勝任，還有特殊表現，在接劇本和選角上很嚴格。她也要求自己，每次演出只准好不許壞。她事事求完美，總是隨時檢討改進自己的缺點。

她說，國內的朋友應該了解一件事，在國外不是成名以後大家都會來請你。「絕對沒有這回事。他們還要考驗你，試唱是很平常的事。」

很多人以為一出了國，就身價百倍，易曼君說這是破裂的膨脹，其實國外競爭激烈，不下跌就不錯了，那能一下子身價百倍，倒是要出人頭地，必須加倍努力。

辛苦而漫長的路

成名後的易曼君仍然過著簡單而規律的生活。在不演唱的日子，她每天早上去老師那兒上課樂課，下午上鋼琴伴奏或導演課，晚上自己做飯，看看新聞節目，準備好明天該做的事，十點半一定上床。規律的生活和不斷的練習，使她一直把聲音保持在最佳狀態。

在羅馬獨居的家裏，她養了許多盆景，而且常常跟這些植物說話。她說：「幾年前義大利的電視台做過一項測驗，她們在一棵樹旁打破一個雞蛋，結果樹的心律在電網上

跳得很激動，因為它曉得另外一個生命滅亡了。在主人替它澆水或洗葉子的時候，它的心律也跳得很高，因為它曉得主人在撫摸它。」「我出門的時候跟它們說我出去了，什麼時候回來，它們好像都聽得懂。」遠行前，她把盆景編了號碼，留下詳細的資料，交待門房那一盆是幾天澆一次水。

單身生活使她在東奔西跑的職業演唱生涯上沒有負擔，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孤獨，因為沒有一個談心的人。她覺得愛是一種心靈藝術，沒有標準，也沒有條件，不必漂亮也無須有錢，「錢要自己賺才有意思，而漂亮也沒什麼。」重要的是可以談藝術、談心，還可以一起生活。她說一直到现在還沒有運氣碰到這樣的人。但是她的生活有目標，藝術也充實了她的心靈，婚姻並不是最重要的。從她的生活態度和十四年來奮鬥的過程中，我們彷彿看到了現代女性成功的共同特質：獨立、自主、能力強、生活有目標，而且有積極的人生態。

義大利流行一句話：「聲樂家有聲音的時候不會有錢，沒有聲音的時候就會有錢了。」聲樂永遠在不斷在投資，成名前只有出沒有進，等到成名，收入滾滾而來時，也差不多快沒聲音了。這是一條辛苦而又漫長的路，易曼君選擇了這條路，而且穩穩地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相信憑著她的天賦與努力，未來的路會走得更穩更好。

you can depend on
ECHOLAC



出門
攜帶華玉
使您
稱心如意！

華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三號華塑大樓七樓
電話：(02) 773 2111